

像《水浒》中的牛二一样，刁蛮愚顽的阿尔萨斯打上门来，要见才高八斗的纳尼班达老爷，他时哭时笑，时而耍赖，时而表现出弱者的谦卑，直闹到让纳尼班达老爷不得不准备出来见他……

阿尔萨斯

——一千四百年前发生在姑臧的故事 贾平凹

阿尔萨斯一到了挡栏前，就喊：“喂，你出来！”踞在胡杨木桌底的小伙计正努力地搬动酒坛，一扭头看见了一双破旧肮脏的皮靴，还有一只羊；桌腿的横档遮住了脸，一把没有鞘的刀露着刀尖，早晨的太阳在上面跳跃。小伙计慢慢站起来，挡栏上就是一张紫红而有道长疤的脸，小伙计立即一声惊叫，连人带坛塌下去，发出巨大的哐当响。“喂喂，喊你的，小子！”阿尔萨斯已经燥了，开始啪啪地拍打起挡栏。

七八个粗壮的伙计踢哩刷啦涌了出来，酒店还没有开张，他们在厨间忙活，全抄了勺子，铲子，烧火的棍子和菜刀。幸好没有打开大门上的挡栏，但挡栏是抵不住阿尔萨斯一脚踢的，他们在挡栏内站成一个半圆，怒目而视。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阿尔萨斯说。他的声调缓下来，有疤的左脸却在不停地抽动。

“老爷不见你！”

“我不是德鲁菲斯浦派来的。”阿尔萨斯又说。

“滚吧，你这疤鬼！”

“怕我了？”阿尔萨斯笑了，“阿尔萨斯是带着羊来见纳尼班达老爷的，今天我可不愿弄乱了姑臧城最豪华的花门楼！”

阿尔萨斯斜坐在了挡栏外的石门墩上，用双腿夹住了羊的脖子，羊白洁得没有一点杂色，衬托人更加丑陋，但有着盘卷得十分优美的角的羊头乖乖就在怀里，阿尔萨斯将双手放上去，轻轻地敲。

胡杨木桌底的酒流出来，一窝酒在砖铺的地上乱钻。面如土色的小伙计从桌后往二道门爬，后厅里并没有人，纳尼班达老爷在厅外的花园里晾书。纳尼班达老爷现在不仅是个大富商，而且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了，新近从长安购置了十二箱书籍，晾书时是不让任何人插手的。小伙计从菱花格子门跑出去，因为急促，一下收不住脚步，待抱住晾书的木架，衣衫上的酒沾湿了一摞书，纳尼班达老爷的眼睛都竖起来了。

“老爷老爷，”小伙计说，“来啦来啦！”

“你来干啥？！”

“他来啦，德鲁菲浦手下的那个疤脸又来啦！”

纳尼班达老爷的脸一下子阴了。

“他牵着一只羊，坐在门口喊叫着要见你。”

“就说我不在！”

纳尼班达老爷转身就进了后厅，顺着二道门侧的楼梯到了二楼，他听见了疤脸的笑声，怪异得像夜空中的隼啸。

慌张的夫人和管家立即关闭了二道门，也顺楼梯上来。楼是转角结构，八根粗大的红

松木柱里可以俯视一楼的大厅。天窗的阳光像雾一样弥漫下来,隔着柱子,斑驳一片,纳尼班达老爷并没有站在扶栏边。推开那间书屋门,老爷在垫着雪豹皮的椅上坐着,一脸铁青。管家说:“老爷,你再仁慈,也不能让德鲁菲浦这样欺负啊?!”

纳尼班达老爷没有作声。

“还要饶他,咱在姑臧城里就没法呆了。”

花园旁边的客楼里传过来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地滑润,一帮从敦煌来的商人并不知晓花门楼前发生了什么,依旧拥着歌妓在唱:姑臧古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路漫漫……

“把二道门关了,不要惊扰了客人。”纳尼班达老爷说。

夫人乍手乍脚地下楼去,才清醒二道门已经关了,便唤了两个奴仆守在那里。

“刊行书的时候,德鲁菲浦不是没有反应吗?”

“听说他得到了《中国通鉴》,顺手便扔了,他这个文盲,是不读书的。”管家说,“可是,《中国通鉴》一刊行,老爷你的威望如日中天,到处都在议论国王陛下可能要召回德鲁菲浦,让你取而代之……”

“不是让你想办法把这个疤痕从他那儿撬掉吗?”

“是这样的,老爷,原本要让这恶人的儿子去沙州收购那批香料赚钱,可夫人说这是肉包子打狗……”

纳尼班达老爷烦躁地摆摆手,让管家去门口应付,就胡乱地翻动案头上那一堆书。偶尔翻开的一页,是《庄子》的文章,文章写道: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纳尼班达老爷叹息了。伴随着叹息,是客楼里继续传来的歌。曲调他是熟悉的,应合着听词: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连眼睛都闭上了。

歌声渐渐软下去,商人们似乎真是醉了,纳尼班达老爷突然地站起来,想要去拜见州府大人:州府大人能否出面平息恶意的骚扰呢?但是,他走出了房间,却倚在那根漆得乌黑的楼柱上,看见了那个恶人还坐在大门挡栏外,左脸上从眼角一直斜到嘴边的伤疤泛着紫红颜色。

这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一个上午,尊贵而文雅的纳尼班达老爷感到了无奈。作为粟特国的特使,纳尼班达老爷最得意于走遍了长安和洛阳各地,终于筹建了粟特国驻姑臧的商社,但遗憾的是商社建成,国王陛下却委派了德鲁菲浦来做首领。政治的落寞,然后他有一大批国内的朋友,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文化考察了。于是,他依旧留在姑臧,并且接来了家眷,一边做些小买卖一边开始了《中国通鉴》的写作。德鲁菲浦是瞧不起他的,便把一批滞销的地毯送给了他,“能把这批货卖出去,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德鲁菲浦拍着他的肩,“粟特人不做生意就不是粟特人啊!”纳尼班达老爷受到了嘲笑,但纳尼班达老爷真的是时来运转,他将这批地毯运往洛阳,经一位汉人朋友的帮助,全部以高价推销了出去,连国王陛下都赞叹了。纳尼班达老爷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和势力几乎超过了商社,德鲁菲浦感到了威胁竟在他修建花门楼时提出当年赠送的地毯是借给的,现在该是偿回了。纳尼班达老爷虽然生气,还是拨了一批地毯还给德鲁菲浦,但德鲁菲浦却要的是原货,如果没有了原货就折价五千两银子,以致双方的关系彻底闹翻。待到姑臧城里最繁华的花门楼客店开张,德鲁菲浦就派了心腹阿尔萨斯常来讨账。阿尔萨斯一来就指着脸上的疤说:要不来账,是不是觉得我丑呀?瞧见这条疤吗,这可是和人打架落的纪念!阿尔萨斯便和花门楼的众伙计打过了几场。当然是花门楼的伙计们赢了,但每次抬着血淋淋的阿尔萨斯像死狗一样扔到了花门楼外的土街上,阿尔萨斯爬起来又扑了来,或者在店里捣坏桌椅,或者就躺在店门口一把一把将脸上的血往门扇上抹,影响着前来用膳和投宿的过往商贩。

纳尼班达老爷已不畏惧德鲁菲浦,而真正害怕起丑恶的疤痕了。

“哈，这不是疤脸兄弟吗，怎么坐在门口？”肥胖得有些雍肿的管家是换了一套衬衣，从二道门走过来朗声地说，“德鲁菲浦老爷还好吗？”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

“真不巧，老爷去州府了。”

“这你在骗我，今日德鲁菲浦老爷去了州府，纳尼班达老爷哪里也肯去呢？”

“这就不好了，兄弟，上次你雇了五十个流民连续三天来店里占了座位，只吃馕不吃酒菜，已经害得我们开不成店，你今日又坐在门口，岂不是成心要坏花门楼吗？”

“我要进去，他们不让进去呀！”

“你要见纳尼班达老爷，我家老爷真的不在，当然不让你进来了。”

“那我只有坐在这里等着喽。”

“我陪你坐。”

管家拉过一条凳子也坐下来。门外有了顾客，远远看见就走开了。而好事者却围上来，有指责疤脸的，有嘲弄疤脸今日这么温柔，不让进去就不进去了？羊咩咩叫起来，开始拿角撞挡栏，“管好你的羊！”管家说。

“这羊要把坟墓修到纳尼班达老爷的肚腹里的。”

“管好你的羊！”管家厉声地又说了一句。

持烧火棍的伙计一棍磕在了抵着挡栏的羊角。

阿尔萨斯终于有些火了，他一下子把羊拉住，再一次用双腿夹了，说：“纳尼班达老爷不肯要你！”拔出别在腰带上的刀在空中晃了晃，众伙计哗地退了一步。但阿尔萨斯的尖刀却落在了羊的额上划口子，一道血就殷红地流出来。羊毛洁白光亮，血流过了脖子竟不留一点痕迹在地上溅着。阿尔萨斯再不看了管家，放慢了动作，把刀噙在嘴里，腿夹得更紧了，一手扼住羊角，一手塞在刀口往下剥皮。门外围观的轰地向后散了，散开来又驻住脚，众伙计面面相觑，拿眼看管家，管家抖了抖衣，依旧坐着。羊皮往下剥，剥出了羊头骨，剥到了羊的眼部，两颗琉璃一样的眼球骨碌滚下来，但各连着肉线儿没有掉到地上。羊的鼻骨露出来了，是一个槽形，嘴巴露出来了，白生生的两排牙齿，羊脸就一块厚布似地搭拉

下，一晃一晃垂在下巴上。羊还在叫着，有了小儿的哭声，身子却不能挪动，一把粪蛋儿撒落得如爆豆在地上蹦，四蹄就踢踏着青石台阶，发出金属的响。浓烈的血腥味弥漫了整个大厅。纳尼班达老爷的脸色难看得厉害。管家从凳子上站起来，说：“是不是过分了，疤脸！”

“我剥我的羊。”阿尔萨斯说。

“我们怕你了，行不行？！”

“我要见纳尼班达老爷！”

“老爷确实不在……”

阿尔萨斯丢开了羊，他用刀刮起溅在右胳膊上的血，刮着刮着，刮净了，刀尖又是一旋，挑出来的是一疙瘩肉，围观人中有了尖叫，阿尔萨斯并没回头，将肉塞进了嘴里，慢慢地嚼，喉结骨上下滑动着，咽下去了，再用刀在胳膊上剜。

“这何必呢，兄弟，”管家说，“不就是五千两银子吗？”

“我不是为德鲁菲浦来的！”

“不是为德鲁菲浦老爷？”管家疑惑了。

“那你见我老爷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传达给纳尼班达老爷。”

阿尔萨斯用左手到怀里掏，左手弯不过来了，他把刀扎在挡栏上，右手掏出一张纸来交给管家，管家并不收取。

“你念吧，纳尼班达老爷是不会收看沾血的信的。”

“我不识字，”阿尔萨斯说，“我是托人写的。”

管家让那个小伙计接过信来念，小伙计浑身颤抖，念道：“致辉煌的纳尼班达老爷的花门楼府地，一千次一万次地祝福。臣仆阿尔萨斯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祝尊贵的老爷万事如意，安乐无恙。”

管家一定是知道了纳尼班达老爷就站在二楼的走廊上，他吩咐小伙计高声念，但他觉得小伙计是不是念错了？纳尼班达也觉得是自己耳朵有了问题。

“尊贵的老爷，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中国通鉴》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书！”

果然是书的事。可德鲁菲浦是不读书的，而不识字的疤脸读什么书呢？“有阴谋！”纳尼班达心提了起来。

“是范尔宝兹告诉我的，范尔宝兹是第三

遍读你的书了，他念给了我其中写到我的部分。尊贵的老爷，臣仆能被你写进书里，我感到了天下的荣耀，老爷原来还熟悉我，甚至知道我的乳名！现在满姑臧城的人，不，粟特国里和所有来国内的商人都在读你书，你的书犹如行夜路人手里擎着的灯笼，没有它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昨天中午，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我和梅特尔斯打架了，我把他打趴在地，他爬起来，再打趴在地，他还是爬起来，我从怀里掏出了你的书，照他头上就那么一拍，他立即就昏了。老爷，你的书是多么有分量啊！”

纳尼班达老爷身子挪了挪，站近了扶栏。

“尊贵的老爷，我现在要向你汇报，拉兹美在酒泉一切顺利，纳尼司巴尔在沙州也一切顺利。拉兹美和纳尼司巴尔都听我的，他们反复地叮咛我要向你问候。

“……有一百名来自萨马尔干的粟特人现居在黎阳，他们远离自己的乡土，在沙州有四十二人，我想你是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的，他们心里除了国王陛下，就完全是你了，老爷。我们曾经吃过饭，主席的座位没人坐，是空着留给你的，没有你来坐着，谁还能配坐在那里呢？”

“我们已经说定了，要为你获取利益的，但是，尊贵的老爷，国内的永嘉战乱并没有结束，我们失去了在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这期间，我们共卖掉二百件纺织品。对我们来说，尊贵的老爷，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地长时间得到维持，而这方面惟有你才能领导我们，否则，粟特人寸步难行，以致坐而待毙。

“老爷，我已为你收集到成捆的丝绸，这是属于老爷的。不久，拉兹美收到了香料，共重八四司他特，对此曾作有记录，我本应让他把收据先捎回来，拉兹美竟不小心把收据烧了，这该死的白痴……”

不知什么时候，夫人已站在了纳尼班达老爷的身边，纳尼班达看了夫人一眼，夫人正要启唇，纳尼班达却走回了房间。

“拉兹美也不随从德鲁菲浦了？”

“拉兹美和这个疤脸都是小人。”

房门还开着，依然能清楚地听着小伙计的声音。

“……这些钱应该分别开着，你知道，我还有个儿子，转眼之间，他会长大成，如果他离家外出，除了这笔钱之外，他将得不到任何其它的帮助。纳尼班达老爷定会尽力成全这件事的。他有了这笔钱，就能成倍地赚钱，如果这样，对我来说，你就像救命于大灾大难中的神灵一般的恩人，在儿子成年娶妻以后，就让他守在你的身边。儿子叫戈特斯尔范，你记着他的名子，他现在改成这个名子，我是把我的乳名重新给了他，为的是你能容易记住他。”

纳尼班达自己去斟了一杯酒，又给夫人斟了一杯，夫人有些迟疑，立即双手接了。

“老爷，这是怎么啦，事情会是这样？”

“他的乳名叫什么着？他说我在书上写到了他，我写到了他吗？”

“这恶棍一定弄错了，你怎么会写到他呢？不管他叫阿尔萨斯还是叫戈斯尔范，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的！”

“戈斯尔范？他的乳名叫戈斯尔范？！我是写过戈斯尔范的一段事迹的，可戈斯尔范是我在金城遇到过的一位楼兰人，忠厚刚强，乐于助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个戈斯尔范已经死了，他怎么就是戈斯尔范？！”

“尊贵的老爷，我将要去敦煌收取三十二袋麝香，这是我个人买的，我将它要送给你……”

“另外，我专门去了昆仑深山的牧场为你购买了一只羊，这羊毛色洁白，盘角晶莹，眼睛发亮得像宝石，它是我叩见老爷的见面礼品，也象征着我阿尔萨斯，不，是戈斯尔范对老爷你的忠诚！”

纳尼班达老爷仰头喝下了杯中最后一半酒，他要走下楼去。

“老爷！”夫人挡住了房间门口。

“我下去见见他。”

“他的话你能相信？你不觉得奇怪吗，咱们多想把他从德鲁菲浦那儿撬开都没个办法，他能这么容易就背叛了德鲁菲浦？！”

纳尼班达老爷看着夫人。

“他绝对是小人！”

“是小人。小人是经不住受宠的。”

2002 解读贾平凹

王 童

迄今为止,贾平凹已经在本刊连续发了三个短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年他就写了这点东西,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将这些小说集中在一家刊物上推出。

曾几何时,有评论就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已到了边缘化。还有一种说法是贾平凹在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后将要罢笔。人们对贾平凹画的关注远胜于文学作品本身。但实际上这种评论和这种传言都是不准确的。贾平凹最近除了在《收获》上推出了自己的新长篇《病相报告》外,再就是在本刊发表的这几个让人众说纷纭的短篇小说。这几个短篇,纵观起来,虽说不失为贾平凹式的幽默与狡黠,但是风格样式又是截然不同的。《猎人》的荒诞而寓言化——一个总想博取美色,并幻想吃上炒熊掌,爆熊掌的家伙,在追击狗熊的过程中,却总被似乎有了人的性灵的狗熊给“干”了一下。这故事当然不是真实的,许多读罢他这篇小说的读者也常被卷入人与兽与自然的迷魂阵,认为看不懂,甚至本刊发表的读者来信也并没隐讳对他尖刻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的另一侧面,则反映出了中国部分读者这么多年来,其阅读习惯仍停留在面上而深入不到人的灵魂深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这个短篇是一个经典的短篇,作家王旭峰对此也颇有称道。特别是当刘海洋的泼熊事件发生后,贾平凹的这篇小说似乎就更有另一个层面上的预见性。我们虽然有文化,上了大学,但就是不懂怎么和自然和兽类和谐相处。人对自然对另一种生命的占有欲,反过来又会受到自然和兽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篇小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如果说《猎人》是一篇带有荒诞色彩的作品,那么《饺子馆》则可说是再现实不过的小说了,贾平凹

言他是根据西安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这个短篇他同样剖析了人在社会上怎么找准自己位置的问题。把贾德旺和胡子文的角色用金钱润滑剂互换了一下,人的目标也就产生了错位,贾德旺开饺子馆开成了政协委员,让人啼笑皆非。贾德旺光宗耀祖返乡,自比伪参议刘三胜,更是恶性膨胀到了极点。对比之下,酸腐的胡子文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既想躲开腥味又忍不住沾上腥,最后两人双双命归在钱袋下,让人哑然失笑后又在胸中徒然升起一股黑色幽默般的酸楚。这个短篇,应该说是贾平凹改变创作风格后近年来写得最出色的一个短篇。

根据 1400 年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封信的内容改造出来的《阿尔萨斯》不知是不是贾平凹首次写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这篇发在本期上的作品,把我们的阅读视线拉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面作者着力塑造出的两个人物阿尔萨斯与纳尼班达老爷应该说是同一种文化里生出的两个分枝,阿尔萨斯的野蛮和愚顽颇似《水浒传》中的牛二,但他有时又表现出非常谦卑的样子,这让满腹经纶,学高八斗的纳尼班达老爷经常感到不知所措,一个残忍的“弱者”,往往会用无赖的手段得逞自己的卑鄙的目的。一度曾饱受舆论的所谓“公正批评”的贾平凹不知是不是借这篇东西喻示了自己真实的心理体验。把这种心理放在远古的异域中展示出来,也许是他想说明千年而来的人性的弱点至今也难以改变。而对人性弱点的剖析也正是贾平凹近年来所追求的。如果你想在这些作品中找到贾平凹早期作品《兵娃》《山地笔记》《腊月·正月》里的那种韵味是找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稀释了。贾平凹的这一系列探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时间本身会检验的。

但不管怎么说,贾平凹借这些作品的推出,重又回到了文学的焦点中。

“如果是德鲁菲浦要欺骗你,那也就是欺骗罢了,可来的是阿尔萨斯,你才不能露面,你瞧见他那样地屠羊和自残,这残忍的恶棍就不会伤害了你吗?”

“弱者才残忍。”纳尼班达老爷说,“你要清楚,他毕竟是可怜的弱者!”

纳尼班达老爷脱掉了长袍,一步一步脚

声很响地走下了二楼。

草稿于 2002 年 4 月 13 日下午

改定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夜

作者简介:

贾平凹,男,1953 年生,陕西丹凤人,当代著名作家。小说代表作有《满月儿》《废都》等。

责任编辑 王 童